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第 二 集

這 不 過 是 春 天

李 健 吾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命(83131)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
這不過是春天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李健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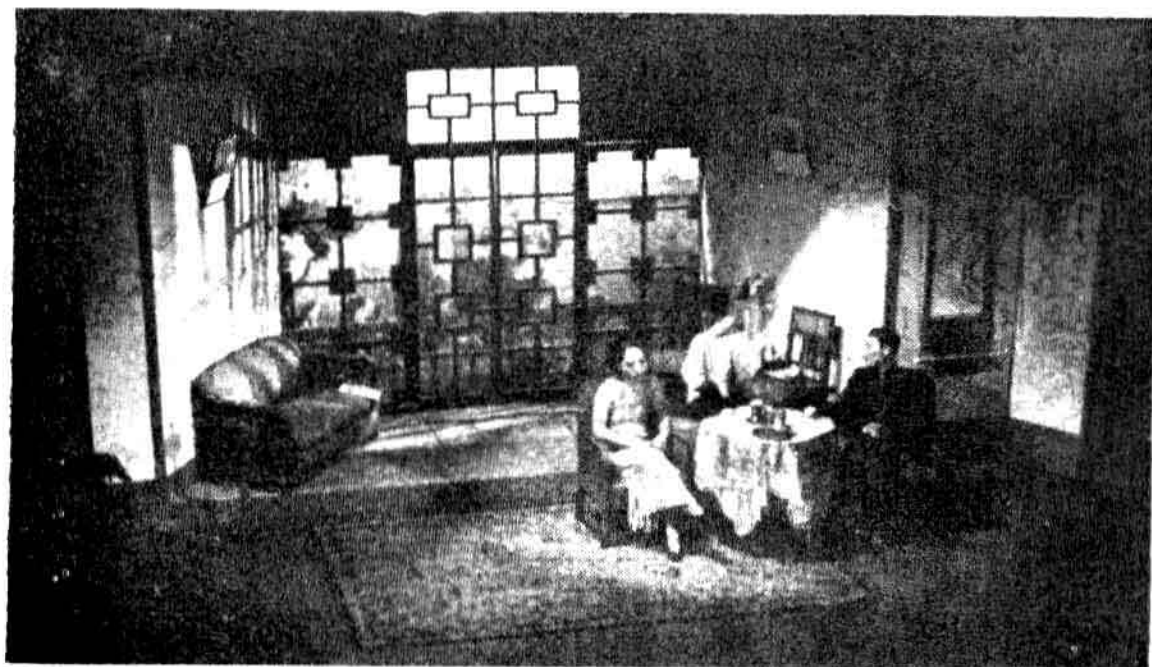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天作是過不這



這不過是春天：第一幕(中華留日同學會演出)：——
馮 我特地聲明一句，我毫沒有恭維你的意思。



這不過是春天：第一幕(中華留日同學會演出)：——
廳長 樊丞，你陪振山談話，我後面有事。

這不過是春天

三幕劇

劇中人物

警察廳廳長 年四十餘。

廳長夫人 年近三十。

女子小學校長 前者堂姊，未婚，年三十餘。

王彝丞 廳長秘書，年約三十。

白振山 祕探，年約五十。

馮允平 年約三十。

男僕

天春是過不這

女僕

地點

華北某市。

時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

時間

第一幕 某日下午。

第二幕 次日下午。

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

第一幕

一間富麗有致的內客室，近代的布置，用起來舒服，看起來上眼。右方通大客廳，從斜掛起的絨帘下，透出歡笑的聲音。後牆靠近左角，有一小門，通內院，或出或入，總是順手關住。

從大客廳走進來一位衣飾華貴的少婦，一句話也不說，站住噫了口氣，然後三腳兩步，全身倒在大沙發上，閉住眼，疲倦極了的樣子。等她睜開眼來，發見男僕立在帘子一側，手裏拿着一封公函。

夫人 （惱了起來，翻身坐直。） 站在這兒做什麼，不把帘子給我放下！

男僕 是，太太。

（他回身放下絨帘。）

夫人 你手裏誰的信？

男僕 (向前) 廳長的公事。

夫人 那你跟着我！

男僕 是，是。

(他轉身趨向小門。)

夫人 回來！什麼公事？

男僕 上頭下來的公文，王祕書看過，叫我呈上廳長。

夫人 那個上頭？拿給我看看！

男僕 是。

(他趨回，遞上公函。)

夫人 (看了看封皮，擲到圓桌上。) 左不是些鬼事，有什麼着急的！

男僕 是。

夫人 你先去告訴姨小姐，說我頭疼，請姨小姐替我張羅張羅客人。

男僕 是。

〔他過去掀起帘子，隨即側身而立。〕

男僕 姨小姐。

〔女子小學校長進來。〕

校長 〔向夫人〕好自在人兒，獨自躲在這兒。你像塊磁鐵，一不見你，大家就散開，尋找各

自的人，去說各自的話，再也合攏不起來。

夫人 我懶的應酬，說過來說過去，全是耳朵聽膩了的老生常談。

校長 你不是懶，你是賴。

夫人 賴也罷，女子一賴就是懶。

校長 你忘了心字旁兒也成。

夫人 還是沒有心的好。(向男僕)辦你的公事去，老站在這兒幹什麼！

男僕 是，太太。

〔他趨前，拿起公函，轉向小門下。〕

校長 (過來坐在沙發上)你做了好些年闊太太，脾氣像是更大了。

夫人 你還當發脾氣只是女兒家的事。做了闊太太，頭樁事是練着使性子。

校長 我這多年的老姐，說真個的，越來越不瞭解你。外人看，只當做浮面兒的生活不同，刨開根兒，滿不這麼容易。你有你的小性子，我有我的出發點，自來走不到一條道上。

夫人 不過有時一個人，我也無聊到了萬分，就跟現在一樣，像個糖錫人兒，躺在睡椅上，頭，熱的眼看要歸了原，想——對了，想想着你的世界，想着我以外的現實。全是不可知，幸福嗎？也許，不過叫我打進去，混在裏面過活，不客氣，我沒有那份勁兒。

校長 其實姐妹裏頭，就是你沾個玲瓏透剔的邊兒。

夫人 可是我日子過的膩極了，你叫我怎麼辦？

校長 聽我講，你可以拿錢買日子過。

夫人 虧你這小學校長！我問你，誰有錢再買一個丈夫？再買一個家庭？一個環境？一個世界？

校長 問題是誰有錢換掉自己的心。

夫人 對！還是姐姐，一針見血。告訴我，你怎麼那麼拿的穩自己？

校長 我也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不信的話，我的校長讓你做兩天。

夫人 （搖頭。）我怕透了一羣小孩子。

校長 你自己就是個小孩子：又淘氣，又頑皮，又殘忍，又好奇，又任性，冷起來井水一樣涼，熱起來小命兒也忘了個淨，回頭鬧久了，又是說不出地厭膩。

夫人 你忘掉一樣：我不像小孩那樣天真。

校長 所以她才愧見那羣小學生。

夫人 (站起) 也是也不是。我要到裏頭憩憩，你代我張羅一下客人。

校長 你坐下，我有話告訴你。

夫人 我聽膩了，準是學校募捐。

校長 那也是一樁事。不過，坐下聽我說，你一輩子也想不到。

夫人 呵？!(重新就坐) 是不是太陽打西出來？

校長 我不像你那麼悲觀。太陽不會打西出來。地球也不會停着不轉。

夫人 我看你帶了好風兒來。說罷，我那點兒要晒的意思也溜了個快。

校長 有一個朋友打遠地方來看你。

夫人 看我？

校長 看你。

夫人 講在前頭，要是謀事，我不見。

校長 你簡直忘記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人有多少。

夫人 你也熟識？

校長 託你的福。

夫人 老朋友？

校長 你多年不見的朋友。

夫人 馮允平！

校長 我瞧他這一趟不白來。你還沒有忘記他的名字。

夫人 你怎麼曉得他來？

校長 他上午到學校看我。

夫人 于是向你打聽我。

校長 不錯。

夫人 他要見我一面。

校長 不錯。

夫人 老天爺！我的心要跳出腔來。

校長 等等。

〔她站起來，過去揭起帘子。

校長 〔向外吩咐〕取杯汽水來。

夫人 你做什麼？

校長 你應該喝杯涼水。

〔她走回來，重新坐下。

〔女僕捧上一杯汽水。〕

女僕 是姨小姐用？

校長 放在這兒。

女僕 是。

校長 回頭有位譚先生拜會太太，你一直領到這兒來。

女僕 是。

〔她由原路下。〕

夫人 他一直到這兒來看我？

校長 你先給我喝口水。

夫人 你這難纏的姐姐！〔抿了口汽水。〕

你說他馬上就來？

校長 他跟我約好了時間，是我先來你這兒等他。

夫人 其實用不着。

校長 (站起) 我也這麼想來的，不過怕你小孩子脾氣，先說一聲，好有個準備。

夫人 停住，姐姐！(起立) 我還是不見他。

校長 (看着她) 你不見他？

夫人 (氣餒) 我見他。(沈默) 你剛才說他姓譚？

校長 是的，他改了姓名，叫做譚剛。這是上海姑爹的姓。

夫人 那麼，我稱他表哥？

校長 隨你便。倒說，你幫我募的款呢？

夫人 我捐五百。

校長 謝謝廳長夫人。廳長呢？

夫人 也寫上五百。

校長 現在我該走了。

夫人 還有句話。好些年沒有見，你看他變了多少？

校長 我看他還是那樣，比以前像多了點兒風塵氣息。

夫人 停住！你看我現在還有往日好看嗎？

校長 （折回）。妹妹，你別胡塗。現下我們全上了年紀，各有各的正經，如果你不怕人打攪你，也得防你擔誤人。他來看你，是老朋友；你接見他，是老朋友。款待的好一點兒，應該；款待的壞一點兒，也沒有人挑剔。說真個的，你得想到自己名聲——還有你那位廳長大人。

夫人 是了，我的老師。你不能多坐坐嗎？

校長 我不走，Poet 劉還等着我唸他的新詩。你不到客廳來？

夫人 到客廳爲聽 Poet 劉的新詩？我耳朵留着還有旁的用處。

校長 你像一點不賞識他。他知道了，不曉得多麼傷心。

夫人 好在我不是牛，他總該有以自慰。

〔女僕掀起帘子上。〕

女僕 譚先生，太太。

夫人 請到這兒坐。

女僕 是。

〔她由原路下。〕

夫人 怎麼好，這兒也沒有隻鏡子！你先替我陪陪他。（馳向小門，回身。）我照照鏡子就來。

〔她跑出去。〕

〔校長等着客人。女僕掀起帘子，讓進馮允平。〕

女僕 （看見太太不在，微微一驚。）譚——譚先生。